

第三十三本

列傳

扁鵲倉公

吳王濞

魏其武安侯

史記評林

王常曰扁鵲傳華
与文皆精奇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卷之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

國因命之曰盧醫也

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索隱曰

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

氏云守容館之師故號云舍長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

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曰隱

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

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

取水 柯王本訛倒

四庫考證云眼訛服據毛本改 汪校亦改

四庫又云脫小字令增 隋書經籍志脈經十卷 王叔和撰 濡閣王本

脈 殿中統本下皆同

中統本初下有也字

脈 中統本 穆 中統作繆

王維慎曰殆非人言乃神人也以故傳方如此云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

與語曰。正義曰。間音閑。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

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

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

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

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

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以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

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

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需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

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

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

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亦在定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

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

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灰狀也。而何怪。昔

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輿。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

所以父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董份曰。治即治亂之治也。五日不知人。疑其必死。故扁鵲以為血脈治而不死也。

按此與趙世家同文。

大三百八 錢英

大三百八 錢英

大三百八 錢英

東中統故事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
 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
 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
 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
 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
 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
 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
 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

犬中統說天

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亾。

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

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

嬴姓將大

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

為衛也。晉亾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阜。曰魁也。

而亦不能

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

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

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

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

號至此。號太子死。索隱曰。案。傅玄云。號是晉獻所並滅也。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

有號。則此云。號太子非也。然案。號後。扁鵲至虢。宮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

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

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

趙世家正無義無為字此
衍奉言又案趙世家正義
作川阜注校川改小

又中統畝王畝毛

名中統說云

四庫考證云幕說幕
又云腹為陰腹說腸據
下文背為陽云云知此當
是腹字

董份曰惟能論得
其陰陽故身不出
于千里而千里之
來決者其眾不可
曲止之也

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
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不待切脈。以邾

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

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而望色

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揚玄操云：切按也。望色

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沉浮而滑也。聽聲。正

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沉浮而滑也。聽聲。正

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

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

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言病之所

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

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

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在陰俞在

陽，楊玄孫曰：陽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

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

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

陰，陰募在腹也。鍼法云：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

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

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

有應見不可曲言。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

病之止任所在也。循其兩股以至於陰

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循其兩股以至於陰

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撻

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

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

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已。有先生則活，無先

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

針問柯王本

索隱曰：眩音縣，曠音

舜。九字吳校元板在不曠

下中後亦有眩說。眩

索隱曰：撻音紀，非反撻

舉也。十一字吳校元板在下

下

聲中說

溝壑毛本

脈中本

探云柯王本

張王本說張
橋王本作橋

四庫考證云接說按
據王本七本改

殿閣柯王本正義分注
皆同

索隱曰續音直其反
中統柯王本集解下有此
字按之氏單刻本亦有之
當在續綠下合并者固正
義有直綠延反之音遂
剛索隱非也中統柯王在
中經維給下亦疎

下
閣王本

吳校元板及中統本作陰
陽內行無上而二字

董份曰狀其悲子
真切如親見之者
又曰其文深奧而
古

在
閣柯王本

服臆

索隱曰上音皮

力反下音憶

鬼精泄橫流涕長潛

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
○索隱曰潛音山長潛謂長垂淚也
忽忽承眈索
言淚恒垂以承於睫也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魔者也

夫以陽入陰中動

胃纏緣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

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

絡

徐廣曰維一作結中經維

於三焦膀胱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

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

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陰脈

上爭

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會氣閉而不

通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

淵氣會三焦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

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

九反素問云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脈亂故

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

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以陰入陽支蘭藏者

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以陰入陽支蘭藏者

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

鼓
毛本

絃
柯本

章
華

兩脇柯本作兩臍至本兩
說雨中統至本脇作

殿閣柯本句注同

史記卷五十一扁鵲列傳

六

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拙者疑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

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

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有間太子蘇乃

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

兩脇下正義曰更音格彭反。索隱曰案言五分

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

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灰

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灰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

能使之起耳傅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扁鵲

牛中統汪校

何孟春曰蘇軾告其君曰言之于死車之世者易以有所改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也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三代而下中材之主能決不為桓侯者少矣此蘇軾之所以為憂而以告其君者也

過齊齊桓侯客之

索隱曰案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駟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

桓公年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

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

音湊謂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

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

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

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

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

嚴春

童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甚易曉者而註謬可笑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舛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賢婦人。即

按此次及細事何寺周匝

按公乘官名陽慶人名

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

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

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

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

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

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

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

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索隱曰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

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不可復生

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

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

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

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

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

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田汝成曰仁矣哉漢文帝也後世有一女子可以上書動万乘乎

紆中後柯王本

奇音羈咳音該
正本如此

寅
同本作寅
王本作寅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咳指毛岐也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

嚴本齊字不提行毛本
以下皆連寫
此病疽反如也
中統本

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如七

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癢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

反後八日嘔膿死正義曰女東反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

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

反柯王說也

肝氣濁 徐廣曰而靜
一作聾
中統和玉毛本皆有靜本
同

四庫考證云魚下脫際
字

吳校元板時下有以字

四庫又云自高骨詠作
骨自高令改

氣肝氣濁而靜

徐廣曰靜一作清

此內關之病也

正義曰八十一

難云關遂入尺為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

脈法曰脈長而弦不

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

於素問云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

其病主在於肝和

即經主病也正義

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

代則絡脈有過

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即

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

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

曰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

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

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覆為內關外格此

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

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

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

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

經主病和者

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實者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嚕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

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

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

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

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

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

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

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

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

尺主射下焦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少腹至足也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少腹至足也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吳校元板自此至終篇皆不提行
高中後本

四庫考證云疾說病據宋本校
毛本亦作疾

過王毛過柯

殿閣柯王本分注同
疾吳校元板及毛本
作病

至界而嚮腫。盡泄而歿。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

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

數忤食飲。索隱曰忤音疑乞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

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

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

徐廣曰濁一作鼈又作猛。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

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索隱曰上

按凡諸也字多有似衍者

乞吳校元板及中後作乙

音直隴反。重陽者。邊心主。徐廣曰邊音唐。邊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曰邊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

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

血上出。血上出者。歿。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履。人中而刺之。臣意

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鄒誕生疝音山。友令人不

得前後洩。索隱曰洩音所雷反。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

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正義曰飲於禁反。一飲得前

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

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

脈

反中統注校作也

口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

湧。中熱故湧赤也。正義曰湧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

然暑汗。脈少衰不火。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

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

楚。至莒縣陽周水。正義曰莒密州縣而莒橋梁頗壞。信則

擊車轅。正義曰擊音牽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

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

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

上閣柯王本

殿閣柯王本
分注皆同

縣柯本誤縣

吳校元板并陰并陽者

故中統本失中後柯王
本作固 本作未

四庫考證云滑訛滑據
毛本改
中統柯王本亦訛滑下同

齊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

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

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

時間濁。徐廣曰一作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

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索隱曰痺病也

音直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旱也。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

難於大小溲。溲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

溲。再飲病已。溲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溲。索隱曰劉氏音巡

已六三

深一作沈 闕王本

王本大者大字空格

持中統本作待

徐廣曰一作散
吳校元板及中統本毛本
集解皆有此六字在形弊
下

灸中統灸和五灸无

溲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

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

而大堅。正義曰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

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

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

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

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

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

人不堪。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

董份曰適其共養
言當適病者之供
養以俟其死耳此
不當復醫也註大
謬

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

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

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

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

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

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

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

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

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

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

緊毛本

少中統王本作小

反柯王同誤

集解徐廣曰云云中統柯王
毛本皆在其字然合下中統柯
王毛本皆作徐廣曰云云然
合然合其義不可解此作來
然合合非難通宜遵殿本作
一云來然合正義云云一作來
是所見本惟字有異也

搏殿中統柯王毛本皆作
搏按音徒端反則當
作搏下同

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
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
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
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
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音嫁○正義曰龍魚反圖云大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瘕

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

後二十餘日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
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徐廣曰一

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蔥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

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
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

主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見瘕氣也以次相

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

如法不俱搏者決在

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一作筋也

陽虛疾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意

陸本

吳校元板盡
字不複出

迴至本集所無
下中統本訛五

也中統本有

石毛本作日

汗毛本訛計

殿本陽作陰

史記卷五

倉公列傳

五

診其脈曰迴風

迴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益輒出之是風疾洞

肢至本中統本

徹五藏故

迴風者飲食下嗝

音益謂喉下也

而輒出不留

法曰五日然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

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

下嗝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中統本

日分扶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

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

穀中統本

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

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

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龜病法過入

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

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

必入中出及澆水也

索隱曰澆音土咸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洩

軀柯至本

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曰命婦名也

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

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

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

章華

四庫考證云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案素問蹶陰難經脈訣蹶俱作厥此誤

王召臣吳校元板及中後本

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鄒厥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姊母也。正義曰服虔云

乳母也鄭

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

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索隱曰言尋則已止也。

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

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

案中後作阿

即奉

廁中後柯王本下同

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

案法新。

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

往年市之民

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

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

王曰得母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

春豎奉劔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

於廁。嘔血死。

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

病得之流汗。流汗者

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

技本

力

左本作左陽明脈無大字

殿閣柯本分注同

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齟齬也。齟齬之缺朽也。臣意

灸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

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

意。臣意往。飲以葭礪藥一撮。正義曰浪宕二音。以酒飲之。

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

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

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

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

至春。高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

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

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

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

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

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

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

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

按此独不用脉但望而知之也

示中統作視

衆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玩虫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留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

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止但有煩也。臣意即以

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

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

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

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勉。又不得小溲。不

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

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

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廣

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

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効之。

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

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

日謂以燻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畜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

燻 柯本作煙

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眾醫皆以為寒

熱。篤當歿。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饒。音饒。擯舊音遠。遐。正義曰。人腹中短虫。瘕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

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

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

隱曰。又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

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二。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

下寸關尺共有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

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

中統本遠遐下行云字

秦 毛本作奉

按毛美奉髮即下色澤也

撮 中統本無

中統本無寒字各本皆有疑

世業

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
又云一作秦秦謂臻首言髮如鱗鱗事蓋近也
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

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病得之飽食而疾

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

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

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

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

日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

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歿

病要校云板

廁中統之本

即後九日不歿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

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

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歿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

十日丁亥溲血歿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歿破石之

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

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

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

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

中期歿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

肺中統毛本作肝

喜養陽處毛本作養
喜陽處

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
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
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
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
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
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
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
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

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

日合一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

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

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

亦反猶而宛氣愈深索隱曰診法曰二陰應外一

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

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忿發

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

索隱曰按缺盆人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

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董份曰辟者辟去
之意宛氣者即前
所謂寒熱氣宛者
也言邪氣去而
宛鬱愈深

中統本忽發下多一發字

孝中統作平

脇毛極中統

中統和玉本皆接前文不
提行

水皆毛本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
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

為齊王即位十
一年卒謚孝王眾醫皆以為蹙臣意診脈以為痺

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

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

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

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

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

索隱曰沓音徒合
反風病之名也

三歲四

支不能自用使人瘖

徐廣曰一作春音才亦反○
索隱曰瘖者失聲也讀如音

又作厝厝者置也言
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

失瘖玉本

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

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

死

徐廣曰反
一作及

切之得腎反肺

徐廣曰反
一作及

法曰三歲

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
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

元里公乘陽
慶亦然也

臣意診脈曰牡疝

索隱曰上音毋
下音色諫反

牡

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

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踖

徐廣曰一
作踖○正

義曰謂
打毬也

要臞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

旦日夕死

索隱曰案旦日明日
也言明日之夕死也

即死病得之內

柯王本少為勞力也四字

中統本兩壯字皆訛壯下壯
症也不訛

上于六反下九六反
閣柯王
本皆有

董份曰必如此見其所治多也

按以下問答論凡七條

皆吳校元板中統元本作能

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

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作結一番一絡者

治已病衆多又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

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

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

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

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

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

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

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

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得者合脈法以故

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

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

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

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

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

以文帝末年詐作文以文

以文帝末年詐作文以文

柯王本接前文不提行

診中統作脈

墨毛本說裏

針灸中統柯王毛本

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故移名數左右。 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 不修家生，出

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

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 見事數師，

正義曰：上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

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

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

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

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

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

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

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文作董。索隱曰：董音謹。 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

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

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

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

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

徐廣曰：一作質。 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

質 柯王本作質 賀 吳校及毛本作質 中說本作質

中說柯王本接前不提行

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
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
也。

母柯三本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

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

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

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

寫得古人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

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

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索隱曰

言於意

所不愛惜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

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

悉得禁方幸甚意必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

間處正義曰上音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

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

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

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中謂中年時

自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曰若非其人也胥

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

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錢氏

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

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

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

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

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

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

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

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音式喻反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

陽作楊

殿閣本

詠
有本

菑
有本

董份曰述臣意對問太詳恐非太史法然又非褚先生所能意者漢史氏具藏其本對而褚錄之耳

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入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

承殿本無

王中後作國

殿本述贊在正義後

殿本正義俱作雙行小字
柯本正義皆頂格其大字
及分注与此同 閣本正義皆
大一尺五寸以下俱失寫

凡人食云及甲乙經云云
此本作注文者 殿本皆與上
下文連寫作正文

四庫考證云受部之合改
吳校亦改云

寸半 吳校改分合

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

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
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侯趙簡知
夢鈞天言占辨嗣尸履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
賢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

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
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

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

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
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

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

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

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

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

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
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

之此徑從胃至腸
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

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
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

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
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世子也心重十二

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
所識纖

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
員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爲帝王身之

裏 吳校改裏
四庫考證云意說或不據
王秋注素問改
吳校亦改意

太王本

也。王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

斤。主裏血。溫五藏。主藏榮。脾神也。在助氣主化

母其從官三。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

主藏魂魄。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鬱也。其神

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腎有兩枚。重一斤一

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

隸校尉。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

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

也。百人。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

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

左迴疊積 吳校增

右迴疊積 吳校增

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二。小腸重二斤十四

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

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

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大腸重二斤十

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

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

神二人。元。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

升九合。膀胱橫也。膀胱廣也。體短而又名口廣二寸

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

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

斤 柯王本

仲王本

一 吳校改二

樽 柯王本

玉 柯王本

卷之三十五

三

童

三尺吳校改五尺

泄言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

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 喉嚨重十二兩。

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 肛門重十二

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

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鉦也。言其處似車鉦。故曰鉦門。即廣腸之門。又名噴也。

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一

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 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胷中。長

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

尺。兩手各有二陰。合為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 足三陽之脈。從足

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

八尺也。 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胷。長六尺五寸。六六

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三陰。故云六六三

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胷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

人兩足躡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

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

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

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

起於

眩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

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

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躡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

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

陸本

四庫考證云脫三字據上足三陰之脈句增

督任脈吳校增

則一 **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

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瀉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

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

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隨 **人一日**

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

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

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

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

千息六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

五九度 吳校增

吳校陰下 增亦字

吳校法上 增亦字

則留結為聚也 吳校改

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息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 **肺氣通於**

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

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

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

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

癰也。

蘇子古史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

扁鵲倉公列傳。
史記卷之百五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卷之一百六 蕭田柯維熊校正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

索隱曰案澎湖濞字也音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

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

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

索隱曰謂獨行

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

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

廢以為郃陽侯

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

唐順之曰此傳到底只叙一事

蓋汪校改差

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

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

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蕪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布悉荆王劉賈

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

索隱曰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

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

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反五十年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年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

倪思曰秦漢以來多有讖緯之說故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蓋當時占氣者所說恐非高帝能前知也何孟春曰高祖封

按師古云於沛為吳王言行至沛而封拜濞也

倪思曰秦漢以來多有讖緯之說故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蓋當時占氣者所說恐非高帝能前知也何孟春曰高祖封

海為吳王既前知其必反然不思所以制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為貽厥孫謀者矣

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理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索隱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

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

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

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賦國用乃富饒也收其利以足國用

柯至本正義集解與此本同然正義辨如淳之說應依殿本

鹽中說作海

章本亦作鄣

史中統柯本

劫中統本

故無賦。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

於民。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

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

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

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歿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

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

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

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

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凜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

○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

楊循吉曰：吳理本不直，由使者言之，則詐情遂直耳。

陳沂曰：吳使者之言，垂為吳王曲解。

而所謂察見淵魚不祥者，實乃人君至戒也。然非孝文帝仁厚，資主使者亦安敢為此言哉。

按重出无賦二字，又見其民之實。

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上復責

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

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

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常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

也。新。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

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

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按吳國有鑄錢者，

鹽之利，故百姓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

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履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

四庫考證云迭為二字訛
作送字據漢書昭帝紀
如淳注改

四庫又云又行者出錢三百
入官云案漢書又行者
當自成一歲不可往便還因
便住一歲更請不行者出
錢三百入官以給成者此又
行者下直接出錢云當有
脫

雇和玉本作顧

賞中統作賞
柯玉本說賞

與王死傳

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
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
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
官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
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
正卒無常入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故更錢
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
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
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比漢初因秦法
而行之後改為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
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
按如淳曰訟公也

○正義曰訟音容言
其相容禁止不與也
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
四十餘年

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
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
不曉其以故能使其眾鼯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
理也

王帝曰既數從容
言又數上書說見
得錯極倦上非一
旦語

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
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
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
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
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郟詐稱病不朝
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
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
名又即者就也煮海
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
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

却毛本

中統毛本

卷之六

徐

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

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

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

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

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

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常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無文

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索隱曰詭音徒鳥反無文

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

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

列辰翁曰詭字甚佳漢書改作口說則下无文書口報字贅矣又曰宿夕兩字便深切謂以夜計之也

王帝曰就其言固自醞藉聳听文字甚好

按師古云脅斂也累足重足也並謂俱耳

按師古云罪不至此言其本罪不合削地

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

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

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

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

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

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所張革反所

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

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

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歿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

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舐中後柯王本

夕毛本作久

者毛本作名

意厥本

晁 和本設晁

劉辰翁曰此亦士極知深淺变化語皆醜藉可現

按師古云彷彿猶翔翔也

茅坤曰此即桓將軍所請吳王何以卒弃而不用

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寡人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

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數語是諸王策其間有不從者故先言後日所處以說之耳漢書去之謬甚

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後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

第 殿中後行王本

穎 王本

丙 吳校作戊

按漢書作背約
城守是後乃自
殺

劉辰翁曰來得悲
壯古語如此自妙

王維禎曰反兵正
月起三月敗乃為
此全計謬哉

余有下曰按發端
云二委唯首于六

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
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

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

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

十二。徐廣曰：吳王封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

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

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

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

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

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

國也

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

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

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

故誘與。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

侯地。使吏効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駟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

○正義曰：按專以。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

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正義曰：欲危社

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

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

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

中統柯上至本
無嗣案三字

二毛本作一

初中統本

柯本人雖少上衍寡字

三毛本作二

四庫考證云秦訛後據
蒙恬傳注改

殿中統柯王元本集解在
告越下

按師古云直當
也言越地之北
當長沙也

唐順之曰七國攻
漢形勢如此
茅坤曰予按吳王
檄所云不如蘇秦
六國遠甚何者其
所指七國共為關
擊漢之勢特虛聲
相喝耳而互為犄
角殊不得辭指
相使之實此其所
以一出兵而即敗
也

從諸王越直音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

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

因長沙王子以正義曰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

定長沙以北也正義曰王子長沙王子也南

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告越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如淳曰告東越使定

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正義曰齊諸王與趙

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或與寡人

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

中搏胡眾索隱曰搏音專專入蕭關正義曰今名

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

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

一有所出之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

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

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

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

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

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

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

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

列將中後作

柯本脫寡字

按師古云王心
有所懷志不在
沐浴也
按此又寫出楚
淮南恨意

按師古云言以
卒万人或邑万
戶來降附者其
封賞則與大將
同下皆類此

四庫又云刊本戶訛邑據
王叔全本改

毛本作一人戶
五千
列將中後作

專
中統柯王本
也中統無

刘辰翁曰此篇語意傾人亦非後來所有後人修史此必不錄但曰反書聞止矣

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

四庫考證云脫初字據漢書增

袁盎時家居

晁錯下同

董份曰欲殺錯乃故大言以安帝

傑

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

并中統毛本及吳校皆作屏

王常曰錯錯在復屏錯非言錯而何使錯即折之不患死說

趙

中統毛本

毛本為名二字訛倒

余有丁曰按漢書
作以故反名為西
共誅鼂錯更順
王維禎曰蓋與錯
故不合錯為國計
本忠蓋乃藉口誅
錯以報私忿其卒
為梁刺殺之有天
道哉

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削奪之地
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
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
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
愛一人以謝天下。蓋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
之。乃拜蓋為太常。正義曰今蓋為太常吳王弟子
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蓋
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
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
曰以親戚之使告吳如蓋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

正毛本訛五

余有丁曰漢殺錯
餌七國以求罷兵
卑亦甚矣蓋欲快
私讎不顧國體後
說不售當誅獲幸
免者帝失刑也

唐順之曰劇孟鄧
都尉桓將軍田祿
伯周丘皆奇士
茅坤曰鄧都尉不
知何許人其破吳

中統本無下蔡陽二字

四庫考證云脫遺字據左
傳隱公九年釋文增

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
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
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
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去走梁軍。遂
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會兵滎陽。至
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正義曰言不自意洛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
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
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

上音乘各本
同疑誤

劫

之策所欲委梁以
狃吳之銳而以輕
兵抄吳之餉道可
謂射鵰手矣而條
疾不以聞于天子
不復見其為世用
何哉

王維禎曰田祿伯
蚤逆謀然計却為
上策

唐順之曰亞夫能
用鄧尉之策則成
吳不用田祿伯桓
將軍之策則敗存
亡安危在所謀信
哉

按師古云多佗
利害謂事不測

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

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

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

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

里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

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

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

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

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

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

降漢自為利已於吳

已利中統本

非重言畏反也

蘇說非是

劉辰翁曰少將名
言天下之大計也
一傳三奇田祿伯
奇周丘音然皆不
能及此

為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

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

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

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

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

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

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

桓將軍計吳王專弁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

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

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

渡中本

數中本

推中本

董份曰言專并未
渡淮見吳王失二
將軍計

茅坤曰吳王薄特
駭漢耳爭天下非
收天下之豪傑不
可以有功所部諸

卷之六

七

將士僅有田桓二子而不能用即如周丘僅與一得而脫身狗地以至干蕩城皆所謂爪牙士也彼皆不能用則其所以謀者可知之矣聚兵數十萬而不及與漢為一矢一石之關異哉

四庫考證云刊本云下行城陽志云四字據漢地理志刪

城陽中統初年毛本皆作城陽城下同王本訛作蕩城

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歿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

魏書卷之九 吳王孫休傳

七

悉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亾命臯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及殿至本

魏書卷之九 吳王孫休傳

七

之本說上

中統本無下梁字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中等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
御物。正義曰：頰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
 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
正義曰：置，倒叙。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
正義曰：置，倒叙。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
 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
 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
 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

飢中統本無下梁字

暗見中統本無下梁字

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
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
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
此條侯獨見。饑，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
 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
 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
 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
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
 人，以利啗東越。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吳王傳

戰注小字云戰方言作牙

春柯本訛春

辟國柯平國王

願中後柯王毛本

按師古云鐵謂以矛戟撞之

茅坤曰以下次七國之凶處甚明如掌

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索隱曰縱音七江反謂以

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

縣東練壁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

盛其頭馳傳

以聞

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

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奔閩越。吳王之

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

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

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

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

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

高侯頽當徐廣曰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

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

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

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

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

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

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

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

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

勞軍

七

金

四庫考證云誅詛錄今改

中統毛本亦作誅

王維禎曰。數言可。以折逆王信。知名。為誅錯者。詐也。

史記卷六

吳王濞傳

七

金

袒跣王叔祖

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

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歿有餘

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歿。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歿。

徐廣曰。一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

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

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

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

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

侯省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

王鏊曰。此贊摠叙。摠斷與別傳不同。

劉辰翁曰。贊有借錯意。又有快益意。

益錯 元本說表益

吳校推乃武改武志廣
陵改始監
中從本作携武

邵宝曰。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不可為井田。以業其民也。太史公懲吳之逆。亂謂先王。山澤不以封者。以是故。豈其然哉。昔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環太山。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于是。而齊魯卒為望國。抑何異也。

歛。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

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亾其本。親越謀宗。竟以

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益權說。初寵後

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益

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釁成提肩。驕矜。携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鹽中統本

郃陽侯

吳王濞列傳。
史記卷之一百六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卷之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世疑是父名

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

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

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

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

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

王整曰此傳分合

凌約言曰魏其灌

夫皆聚賓客以樹

黨武安亦折節天

下士三人徒以賓

客相傾而卒无賴

于賓客豈所宝者

之非資欤太史公

三傳聯合微旨見

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

結賓客相傾一節

為精神

倪思曰嬰不顧竇

太后引誼別微真

高祖之天下中統本

殿本有寶字字本同脫
嬰字

四庫考證云今自二字互
倒據漢書注改

張之象曰寶嬰能
言諸名將賢士在
家者進之有公叔
文子遺意焉且所
賜金輒與軍吏又
能廣君上之惠其
賢可知也孝景察
其賢而用之不以
太后故終于沮抑
卒以有功亦可謂
能知人矣

此憎寶嬰寶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寶嬰門

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

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

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

戚屬籍者亦得母如寶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

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

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寶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

令裁度取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

為用也

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

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

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使魏其侯為太

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

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

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

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歿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

處正義曰音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

王維禎曰去就若
此誠為多易

藍田殿本

劉辰翁曰相提二
字雖不可曉意者
亦对客不能忘言

人又中統作又音

沾沾 徐廣曰作自喜耳

多易 張晏曰

主本如此

四庫考證云沾一作沾刊本

沾沾 沾沾今改

四庫又云疑沾沾據張晏

注漢書改

中統無云字擔作擔

之意

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是相抵也論音路頓反

兩宮螫將軍 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

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與與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

日謂見誅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

相 服虔曰 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

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 索隱曰愛 魏其者沾沾自

喜耳多易 徐廣曰沾一作沾又呂兼反又當牒反

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 難以為相持重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 索隱曰蚡音扶

粉反又如蚡鼠

王維禎曰魏其方 感時豈更有武安 侯哉時去勢迂可 以鑒矣

之蚡 音墳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

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 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 未嘗

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 索隱曰 按謂晚

也 蚡益賢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 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

于孟二十六篇雜家 王太后賢之 徐廣曰即蚡 孝景

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

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 徐廣曰孝景 後三年即是

孝武初嗣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正義曰絳

東二十里周 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

注漢書小未云漢書作子姪 是也古無謂兄弟之子為姪 者顏氏家訓曾辨之

四庫考證云史記校九記云 檢漢書注應劭說作二十九 篇與孟康說異今據改 使主本作史

按魏其武安二人之豪起此按師古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按推轂謂升荐之若轉車轂也

名士家居者譽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

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

魏其賢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

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

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

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

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

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卑王臧為

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

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

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

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

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

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

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帝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

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

按此叙二人宿客之盛

柯維騏曰蘇子瞻云嬰珍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

二自喜珍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

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

以少懲矣晚乃為嬰盼起鳳凰翔于千仞其虛語哉事

詳儒林傳

按魏其之禍由此益重

按此叙賓客一
盛一衰

按注有刻確也
字則本文侵字
下當有刻字
此說未確當以單刻家
隱本為是集解傳本
有誤也

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
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
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
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
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
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
侵帝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音核生賢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賢謂自
尊高示賚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賢之勢
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
非痛折節以禮屈之 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
則天下不肅者也

按以下專摹馬
田蚡之驕與魏
其相傾軋

索隱曰肺腑為京師相
肺之相附又云肺木附木
皮也詩云和漆塗附以言如
皮之附木也
右在附以肺腑為京師相
下中後本有索隱當補單
刻本音附之附作府下有
肺腑三字如肝肺上有
言字如皮之皮作發餘與
中後本同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

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碎木
札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
改肺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
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
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
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
之動浮沉瀦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
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
又為帝之腹 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
心親戚也 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
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
侯知或說 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
為非也 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

按除者除去旧
官就新官也

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
官表曰

四庫考證云建旗說作立
曲旗版下旗字據漢書注
改增又云索隱說文云考
說文作旗曲柄也所以旗
表士衆与此異

交約言曰魏其失
竇太后益疏不用
反應前武安侯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諸客稍
自引而怠傲反應
前天下史士諸侯

少府有考工室
如淳曰官名也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
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
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

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

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
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

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

曲旃
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偕也蘇林
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

文云曲旃者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

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

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

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愈益附武安極力
挑出何等針線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

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

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
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漢書音義曰官

主千人如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

故戰常陷堅遂歿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歿

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張晏曰自願奮勵也

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

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

董份曰為得夫勇
冠軍意

魏其正安列傳

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

漢壁。皆亾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

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

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亾夫。

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

天下。賴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

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

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

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

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王維禎曰淮陽勁猛至今依然

殿本諫作朕有考證

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

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

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賢戚諸有勢在已之右。

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

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

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

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

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

按此叙賓客之盛

按此叙賓客之衰

中統元年十作千

尤吳校及中統一作猶

搏中統本擊之下有也字

已中統作以

魏其武安列傳

陶英

殿本考證云此條集解多之意及也三字
四庫考證云此字當在文通句下又云格詠持據毛本索隱及漢書注改

張之象曰兩人俱失勢困厄中意氣慷慨故易相結耳
茅坤曰慕駕兩人相結而相外悲情嗚咽

按師古云引重相牽引而致于尊重也
凌約言曰叙寶嬰與田盼傾陷構鄰歷七如目觀指數纖析先遺
王維禎曰先叙魏其灌夫相倚相驩後相救俱有照應

六有毛本

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奔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強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本作抨彈音普耕反

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

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

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

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替功之服也故應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

茅坤曰兩人成景處極力描寫

董份曰宜往言丞相必往魏其第也故此下一往字正應前宜往字註皆謬

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

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

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

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

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

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

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

曰一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

作悟

鬼土式安川傳

陶英

奔中統毛本
云中統本無
痕中後打毛本

董份曰此卒飲極驩所謂嘻笑之怒甚裂背者也嬰與夫尚不悟哉張之象曰武安嘗請漢家考工地益宅况魏其城南田乎權臣无忌憚如此

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類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

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郟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光四年

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

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

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

之女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

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

者又與夫有郟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

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

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

以膝跪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

却中從本

壽柯本誤壽

半吳校宋板作坐

持三本款時

按屬之強之也

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賢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

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

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

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壽乃效女兒咭聶耳語。帝昭曰咭聶附耳小語聲

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武安謂灌夫

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今眾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

軍李廣也猶灌夫曰今日

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

斬頭陷胷。索隱曰帝昭云言不避何知程李乎。坐

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

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

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

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遂

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

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

人為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鉞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

其侯曰魏其欲成灌夫難語其悲壯

許相卿曰現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魏其正受死

九

骨毛本

乃中統作因

耳中統本

女中統本

云中統柯王毛

後果同於雖无益
于灌夫可謂不以
生於二其心者
王維禎曰魏其與
灌夫不欲他生為
後同罪張本

滯有光曰魏其侯
言丞相短不及淮
南爭何耶豈魏其
終長者不忍出此
君子所以往亡困
于小人也

誹
殿中統王本

四庫考證云刊本碎欲碎
僻王本亦誤碎中統王本
作碎

按張晏二註俱
支離瓚說亦无
謂

董份曰此正所謂
持兩端者

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
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
灌仲孺獨處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
人復諫止也竊

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

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
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

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

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

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

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

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

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
晏

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徐廣曰
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
辟音芳

細反魏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
隱曰僻音係反倪五係反埤蒼云脚魏邪視也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
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

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

變難之際得立大功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

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

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

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
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知王本作如

中統王本

不殿中統王本
无本無

為中統作以

傑王本

魏其武安列傳

安

對 毛本說封

四庫考證云篤訛加脫下
字據漢書注改增

籍 毛本蹈 柯王本

四庫又云脫形字據漢書
注增

公羽 毛本
作公 振 毛本
作拔

按此朝論具見

按較下駒謂進
退皆不定也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披音足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拆也。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

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

毋而巴。贊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着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

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

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踏也。以言踐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

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

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

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設者脫也。上

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矜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

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

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寶嬰也。韓

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喜。

也。○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遂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

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董份曰。石建素謹厚。而肯分別兩人。事故載之。

茅坤曰。石建所分別。不載其詳。大畧右武安者。國所注意也。

董份曰。公孫承相。所以中汲黯者也。

也 中統本無

趣 殿毛本

王鑿曰此時賓客安在耶

按師古云簿責謂以文簿一一責之

茅坤曰此必大行時皇急不及隸之尚書而後耳武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

愧。杜門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

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

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

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

事。故魏其不對。為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

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

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

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

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安輒以此案論悲夫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

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

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寶嬰歿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

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瘵。索隱曰亦音瘵。又音扶味。

反風。不食欲。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

病。議定不歿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病也。張晏曰蚡病也。張晏曰蚡病也。

誹謗。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茅坤曰自古權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蜚語

索隱曰著日月者見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其春

春垂至恐遇赦贖也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

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

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月明矣漢以十

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十一月十二月端

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

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

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

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

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使巫視鬼者視之

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

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

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

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

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

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

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

中統本無元朔二字
四庫考證云衣詎今據爾雅改

特中統本作時

按傳末次淮南遺金所以實灌夫所持武安陰事者

楊循言曰田蚡灌夫不必論實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

也本無

也本無

王桓正

最毛本

分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衣

蔽膝也說文字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

林並謂之短衣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尺占反禴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

徐廣曰建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

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

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

安侯為不直特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

史記卷七

徐

名自任而其處廢
兵之際如此可歎
也
茅坤曰大史公小
論言憤而情慘可
為實錄

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
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
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
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
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
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倪兩
官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
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
爭蚡迎淮南王灑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
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
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
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

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
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魏其武安侯列
傳。史記卷之二十七

史記卷之

武安死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終

